

英國政治中的勞工問題

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英國政治中之勞工問題

北新書局出版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付印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日出版

英國政治中之勞工問題

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

著者英國赫契森

譯者

石光落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所有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序

關於「政治的勞工運動」的史料是極其繁複的，而我竟想總括於這樣短的篇幅中：我唯一的辯解是，在這類著作上，我不過作一個開路先鋒罷了。這運動之在實業方面曾蒙韋蒲（Webb）夫婦注意過，但從來不會有人寫過一本「政治的勞工運動」的歷史。在這本書裏，我盡力將關於這運動之發展的一些顯著的事實敘述出來，而且並不參加我自己的私見，除非在一種可原諒的範圍內，因為一個同時代的人敘述同時代的事往往是免不了的。

與這個題目有關係的一些書目可以往附錄裏面找，不過這裏我須得表明：韋蒲夫婦所著的工團主義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這本書在研究勞工運動的人是不可少的），已故的馬克霍維爾（Mark Hovell）的憲章派運動（The Chartist Movement），和項弗來（A. W. Humphrey）的勞工代議史（History of Labor Representation）。

tion) 等書都使我受惠不少。還有我的朋友漢米爾登 (M. A. Hamilton) 和項德 (E. Hunter) 紿我許多有益的指示，我的妹妹科林那赫契森 (Corrina Hulchison) 帮我校對：統此致謝。

譯者的幾句話

本書原名 *Labour in Politics*——政治中之勞工——其實所說的完全是限於英國，因為著者是英國人，以本國人敘述本國的事，故未加以國別的區別字。譯者根據本書的原序，題爲「英國政治中之勞工運動」。

書中所敍述的是近百年的事實：從憲章運動起，英國的勞工怎樣地發展和進步，以至「麥克唐納爾走進了唐尼街十號的門限。」雖然這「第一次的勞工政府」只有十個月的壽命，而著者對於這種運動總是抱着樂觀的態度。他的意見，只要一看本書的導言（即第一章）就可以知道的，讀者應明白他的立足點，而譯者則殊不欲貿然地加以論斷。這裏順便想及的是托羅斯基的 *Whither England?*（此書已由友人張君譯出，即「英國之前途」，北新書局出版）。看了這本書的再看一看那本，或者看了那本書的再看一看這本：那是很有意味的罷，因爲這兩個作者的立足點是不同的。

職業組合法的問題在英國的勞工運動中是很關重要的，這幾十年來經過了好幾次的奮鬥。最近又引起大爭論了。據這幾天報上所載的倫敦電，說是保守黨政府鑒於一九二六年五月的往事，提出一種修正案，認罷工為「反抗國家的不法行為」（Crime against the State）。這當然是為工黨所極端反對的。但該案已通過二讀會；如果這終於成立了，則英國勞工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在法律上確定的罷工權又將受怎樣的打擊，而且於他們的運動又將發生什麼影響呢？



本書中有些名詞，別人譯的各有不同，希望讀者留意所注的原文。再，本書中有兩個人物同姓 Mac Donald —— 其一即 Alexander Mac Donald，礦工領袖，最初進下院的兩個勞工議員之一，其二即 Ramsay Mac Donald，工黨首領，「破題兒第一遭的勞工首相——因為有好些地方是只稱姓而不稱名，恐怕讀者誤認為一個人（雖然這兩個不是在一個時期內，故我把前者譯作馬克唐納爾，後者則譯作麥克唐納爾）

「不可爲訓」的辦法。

一九二七年五一節後一星期，於北京。

目 錄

一 導言.....	一
二 憲章派運動.....	九
三 自由派勞工運動.....	三五
四 政治的社會主義.....	五三
五 社會主義者對於舊派的工團主義之攻擊.....	六九
六 工黨.....	八五
七 歐洲大戰發生後的工黨.....	一〇五
附 錄 一	
勞工選舉之進步	
附 錄 二	
參攷書目	

第一章 導言

「有人問我相信馬克思的價值論否。老實說罷，我不知道馬克思的價值論是什麼，而且我簡直不想知道！」

威廉莫理思（William Morris）所說出的這一點憤慨語徹底地表現了他本人的特性，而且徹底地表現了英國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性：而他便是這種運動中的一個先驅者。本來，馬克思對於英國的社會主義之影響是很小的（我這樣說，很覺得不免於褻瀆）。如果資本論造出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則聖經就造出了一千個。蓋在英國方面的運動，與大陸方面極端相反，是從宗教的源流——特別是非國教的（Nonconformist）源流——得到力量的，在這種運動的隊伍中，自然有許多宗教觀念不同的人，無神論者和無知論者（Agnostics）都在內，可是這種運動對於教會從來不曾取一

種敵視的態度。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之宗教觀實在會使英國普通的工人吃驚哩，如同普通一般的主教一樣。

這還不是英國的與大陸的勞工運動之唯一不同處。在海峽的那邊，那些社會主義的團體之興起都是為響應少數革命思想家（特別是馬克思）的著作中叫喊的呼聲。凡是根據於理論的一種運動勢必將那理論抬高到如同聖經一樣；用它去解釋一切難解的事情；反對採取它所未批准的種種策略；而且把那班意見不合這聖道的人們都視為異端。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便是這樣地取了一種固定的形式。在一種變遷不已的世界當中，它却不能敏捷地順意地以求適應。它本來應當追求思想的，它却過於講究經文了。

英國的勞工運動則不然，它順時會而生長，彷彿是一些「如此這般」的團體之一種連續。從前「憲章派運動」（Chartist movement）便是為求得平民選舉權而起的。在它的隊伍裏有各種社會信仰和政治信仰不同的人。至於它後來之所以分裂，並不是

爲了理論的問題，是爲了方法的問題。（在英國的勞工運動中實在不曾爲了理論上的爭論而發生任何嚴重的內部之危機，不過爲了策略的問題而發生這種事情者到很有。）許多不同的團體，爲促進勞動階級之當選而崛起者（詳第三章），也都是臨時的「如此這般」的一些團體。社會民主聯合（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開始是聯合倫敦急進派諸團體（London Radical Clubs）的一種運動，後來漸漸地到了當作馬克思主義之神聖教會那種地位了，然而那種地位，一俟別個不甚嚴格的社會黨創興時，適以自促其衰頹。獨立的勞工階級活動之興起則是因爲那時，幾經嘗試之後，他們已知道參加自由黨以達到急激改革之目的是不可能的了。英國的勞工運動便是這樣摸索着前進，半自覺地發展它的社會主義，永遠地使它自身適應於新的局面，它之缺少嚴格性正與英國的憲法一樣，而且也許同是一個原因：即國民對於專斷之懷疑，「常留餘地」之國民意向。本來，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有些約翰波兒氣味的（John Bullish）[John Bull 是英國人之民族譯號——譯者]，他總要使社會主義適合於其民族之傳統性：這

種事實却常爲國內外那些批評英國勞工運動的人們所忘却。

始終不忘却「這是布列顥呵」，死守善道似的保持他們的政策和原則以適於民族的一般特性：這種情形說是英國勞工運動之不幸亦可，非不幸亦可。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此的：它的組織之寬鬆，度量之廣大，以及它隨機應變之精神（這種精神支配它一切的策畫），凡此種種都是足以助之成功的。在大陸上的朋友看來，却不是這樣的見解。英國人對於理論之厭惡，簡直使大陸上的朋友們驚訝而且覺得奇怪。那些信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朋友們毫不遲疑地宣告：英國的勞工，和中流社會一塊兒，受永遠的詛咒哩；而且就是那些意見較爲平和的人都不免疑惑：一個忽視剩餘價值論的政黨是否竟能免於淘汰呢。

波拉克博士(Dr. Pollak)，第二國際的副秘書，最近在一篇論文裏把大陸方面的意見明白地（雖然很客氣地）表示出來：「在國際的會議當中，往往暗地裏有種感覺，覺得英國的代表和大多數其餘的代表之間，總有一種歧異，比別的兩黨間之歧異尤

爲厲害——這是什麼道理呢？……英國的勞工運動，其組織之廣泛而寬鬆，其態度之優容，其理論之虛弱，其容許個人的思想行動之自由：有許多人則爲之辯護，其實他們自己還不能徹底地明瞭它的思想之種種不同的背景和派別，而且他們所確認的亦不能超出一般所公認的範圍外。大陸方面的黨則不然。它是一種確定的團體，在一種密集隊裏進行，受一種共同所承受的主義之指導，這主義是主宰着支配着它一切活動的。」

這段話裏面的確有不少的真理，但關於這個論題還是一個熟悉國際事務的朋友所下的結論更爲確切，他最近對我說：「大陸上非布爾什維克的（Non-Bolshevik）諸派與英國的勞工運動之不同是這樣的：他們在政策上是革命派而在實行上却是修正派，我們呢，在政策上和實行上都是修正派。」我們不能不假定大陸方面那樣的辦法是很適合於他們那種殊異的狀況的；但我們同時可以說英國的辦法也不錯，它有相當的成績足以抵抗共產主義的風暴。大陸方面的許多黨派，當第三國際要求他們接受那

著名的二十一條所具的共產政策和方法之時，便起了分裂。而英國工黨——或者毋寧說是一部分，因為只有獨立勞工黨這一黨裏發生過這樣的齟齬——却只有很少數的黨員因此離異了。而且現在英國的共產黨只好叫喊着以求與它日常所排斥的團體聯合以張聲勢。德國的和法國的共產黨則在人數上和才智上都比英國的共產黨強得多，他們是右派各團體的勁敵。

這樣說下去未免離開了這一章的本旨，因為這一章裏我不過想簡單地將我所視為是英國政治上的勞工運動之主要的特性說一說罷了。

以後便要追溯英國政治上的勞工運動之發展的歷史。至於這種發展究竟是逐漸得勢的進步呢，還是逐漸失敗的退步；這見解之不同完全在乎各人眼鏡上所染的顏色之差異。非等到經過了較長的時間之後是不能下一個公正判斷的。而且政治上的勞工運動之將來的問題也不能在本書裏討論。我不是來做預言家，不過做一做歷史家罷了。

寫這幾葉歷史，會引起我一番有興趣的思索，所以，只要讀者因此也喚起了同樣有興趣的思索，我也就沒有別的奢望了。

